

劬書室遺集卷四

儀禮省文舉例

番馬金錫齡撰

儀禮十七篇爲禮經完書其文辭之間頗多省略鄭

注有明言者有未明言者今通攷全書知其省文之

例約有八端有事可合舉而省之者如士冠禮卒筮

書卦執以示主人士喪禮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案

寫卦是卦者事示卦是筮人事故特牲禮云卒筮寫

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可證士冠禮士喪禮皆有筮人

不言者爲省文此其一例也有文不具舉而省之者

劬書室遺集

卷四

一

如士冠禮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

東案直當也當東榮卿大夫士之禮也燕禮設洗于

阼階東南當東霤壘水在東此天子諸侯之禮可證

士冠禮不言阼階東南者省文也士昏禮亦言設洗

于阼階東南又士虞禮庭洗則設于西階西南水在

洗西篚在東蓋反乎吉而言之耳士冠禮擯者告注

告者出請入告謂出請事於賓入告主人也士昏禮

擯者出請事入告可證此爲省文此又其一例也有

因舉此知彼而省之者如士冠禮主人揖贊者與賓

揖先入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鄉

428849



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
鄉射禮賓厭眾賓眾賓皆入門左又大夫若有遵者
則入門左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有司徹
主人揖先入門右案禮經釋例云凡入門賓入自左
主人入自右皆主人先入經或但言主人先入或但
言賓入或但言入門左或但言入門右皆省文此又
其一例也有因上下互見而省之者如士冠禮主人
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案序端序頭經文序
端不言東西序不言端主人言升立賓不言升立皆
互見其義此又其一例也有蒙上文語意而省之者
如士冠禮始加言祝再加三加不言祝是也此又其
一例也有蒙上文儀節而省之者如諸篇所云如初
是也此又其一例也有事厭繁瑣而省之者如士昏
禮主人揖入賓執雁從案主人揖入當有每曲揖之
節不言者省文也此又其一例也有事詳他篇而省
之者如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皆不屬
焉言席賓不言位面以見於鄉射禮者可參攷也賓
坐奠爵興辭案鄉射禮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
此不言西階前東面以見於鄉射略之也司正升相
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案鄉射曰某酬某子或

大夫或賓長酬者無定故必指其人上某字指酬者下某字指受酬者此第云某子受酬與鄉射文相參證也此又其一例也由是觀之古人行文不嫌省略者具有精意存乎其間推之諸經皆然而儀禮尤多耳又攷儀禮有經未明言而記特補之者如燕禮記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蓋以經文不明其爵不辨其人故於記中並指之可知經文亦從省也凡此又不可以不辨

儀禮今文攷異

儀禮有古文今文賈疏云漢書魯人高堂生爲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爲古文鄭注儀禮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則今文在經如士冠儀篇闌闕之等於注內疊出古文藜蹙之屬是也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卽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云今文格爲嘏又喪服禮注今文無冠布纓之等是也然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鄉射五職从今文又云今文或作植士虞禮用

幼書室遺集

卷四

四

苦从今文又云今文或作芾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櫃取圭垂纁注今文纁作璫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注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璫觀禮乃朝以瑞玉有纁注今文纁或作璫奠圭於纁上注古文纁作璫且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作某者或承授經師或援據別本故不同也至注又與經異者如少牢饋食南柄从今文作柄而士昏士冠作枋與柄異士相見聘禮少牢饋食禮从今文壹拜而有司徹壹拜注今文壹作一與壹異冠禮壹獻公食大夫禮兼一祭之注士禮一獻兼一祭之案周禮內史掌王八柄之灋禮

記禮運以四時爲柄釋文並云柄本或作枋古音方
聲丙聲同部故字多通用胡氏儀禮古今文疏義云
一爲奇數二爲偶數壹爲始初之義再爲重複之詞
故凡與二對舉者從一爲協與再對舉者從壹爲宜
經文有再讓無二讓有再拜無二拜明乎此可以知
鄭意矣曹風鳴鳩序兩云不壹皆作壹詩其儀一兮
則作一鄭箋亦祇作一召南騶虞壹發五豝經文作
壹箋則云君射一發不破字者自以壹一得通無煩
改易胡氏此說最爲精核又案叔重說文禮稱小戴
故引儀禮多用今文如士冠士昏古文儷皮說文鹿

部麗明儷禮用麗皮納聘矣既夕古文乃窆今文乃
封說文土部壻明儷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矣士昏
古文止趾今文北止說文以止爲足足部無趾士喪
古文爲銘今文爲名說文口部名自命也金部無銘
特牲饋食古文醕尸今文酌尸說文西部酌少少飲
也从酉勺聲無醕字皆其證也又案說文醋客酌主
人也从酉昔聲酢醕也从酉乍聲經典每多以酢爲
醋惟禮經用醋字从其正字也至說文無甌字而士
冠既夕士虞少牢禮并從甌案甌字古皆借廡爲之
後人乃加瓦旁鄭不從古文作廡者取其當句易曉

也士冠禮贊者盥於洗西注古文盥皆作浣

鄉射禮盥洗注

同鄭疊古文不从者亦以盥爲正字也易言玉鉉金

鉉禮家不概見而士冠禮設局注今文局爲鉉且於

士昏士喪士虞禮文凡八見案儀禮作局不作圃說

文存甬脫圃而傳寫歧誤又以圃注屬甬故致紕紛

今以士冠禮等注證之則儀禮古文皆作局密今文

皆作鉉甬士昏注甬上當脫古文二字也士冠賈疏

云今文局爲鉉古文甬爲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从

今文故疊之必他篇注悉與士冠注同疏乃得云一

部之內皆然也古文局密并以同音假借鄭於局甬

劬書室遺集

卷四

六

二字一用古文一用今文疏云不从今文故疊之者

專舉局爲鉉一字而言耳若說文與鄭雖小有異大

致相同鼎部圃曰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門聲

周禮曰廟門容大圃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是許以

圃爲古文也篆文及注門并譌一大徐音莫狄切小

徐音民的反皆誤圃爲甬矣戶部局訓外閉之關不

訓鼎扛是鄭本儀禮作局者古文同音假借字非本

字也

本左海文集

凡諸異同參觀而得其義可知鄭學之

宏通矣又案士冠禮筮於廟門廟乃廟之古文鄭不

疊者以廟廟同字耳又如士冠特牲俱有主人受眠

之語士冠作眡特牲作視士冠嘉薦亶時劉作皆陸
作時皆後人任意爲之非鄭氏之舊也

劬書室遺集

卷四

七

儀禮設洗通例

一經有一經之通例而儀禮十七篇尤為謹嚴通例不明猶治絲而棼之也如設洗之地其例凡五有在

東階者有在西階者有在北堂者有在室中者有在
禮同 燕禮設洗

筐于阼階東南當東雷鬯水在東筐在洗西此皆洗
特牲 在東階者也東階之洗天子諸侯當東雷土則當東

榮土冠禮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特
禮同 牲饋食禮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

東筐在洗西亦洗之設於東階者也
東階之洗亦謂之庭洗土冠禮

幼書室遺集

卷四

八

燕用酒鄭注云洗庭洗當東榮是也

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

西筐在東此則洗在西階者也土昏禮婦洗在北堂

直室東隅
鄭注云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

間此則洗在北堂者也北堂之洗設于房中土冠禮

贊者洗于房中特牲饋食禮主婦盥于房中又云主

婦洗爵于房少牢饋食禮主婦洗于房中土虞禮主

婦洗足爵于房中亦洗之設在北堂者也土昏禮婦

至媵御沃盥交
鄭注云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案此禮於入室之後則南洗

與北堂之洗又不同此則洗在室中者也土虞禮尊
北洗皆當設于室中 兩罍于庭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

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此則洗在廂門外者也凌
次仲禮經釋例不及廂門外之洗殆偶有未照耳至
萬充宗讀士冠禮贊者洗爲句謂就庭中之洗洗解
其說云昏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男女有別之
義也冠者無婦人與事贊者何容別洗况攷上文陳
器第云設洗直于東榮無北堂別置洗之文詳儀禮商萬
氏欲破鄭義殆未明儀禮之通例儀禮言于房中皆
屬上讀凡言于字亦然證之全經句例並合可知鄭
義之不可破卽萬氏謂士冠禮無北堂別置洗之文
然士冠禮如薦脯醢見於醴子節束帛儷皮見於醴

卯書室遺集

卷四

九

賓節陳器亦皆未詳其文何獨疑於北堂置洗沈果
堂駁之云上於側尊一無醴之下旣云有篚實勺解
角柶此又云洗于房中則北堂之有洗亦可互見

詳儀

禮小

疏此又足訂萬氏之誤者也

禮日禮月解

周禮春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禮記祭義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又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孔疏云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于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引崔氏以此經所云還據上文郊祭之時孔氏正之云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祭不同處則崔說非也案孔訂崔之謬是也禮日月於東西者祭義日出於東月生

劬書室遺集

卷四

十

於西禮器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是其義也於春秋二分者案儀禮鄭注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之所成管子云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二分正春秋之中故於是時祭日月此禮家精微之義也南齊志何佟之云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何氏此說發明鄭義至爲的確盧氏植謂朝日以立春之日與鄭義違非也攷堯典夙賓出日鄭注云謂春分朝日夙餞內日鄭注云謂秋分夕月是朝日夕月之禮由來久矣

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氏以朝日夕月釋之與鄭氏合則禮日於東禮月於西此定位也又儀禮覲禮出拜日於東門之外鄭注云此會同以春者也朝事儀曰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案此因會同而朝日與春分朝日之禮同故於東郊也鄭注典瑞引覲禮以證春分朝日是也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謂國門也與覲禮同可參證也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鄭注以會同於夏冬釋之案此因覲而祭與朝日夕月之正禮迥別故方位亦異鄭注云月太陰

之精以爲地神也鄭不言日太陽之精以爲天神省文爾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鄭注云天之神日爲尊日者太陽之精以爲地神也義足相成以日月爲天地之明神會同以明神爲信故禮日於南以就陽位禮月於北以就陰位賈疏云日者太陽之精故於南郊陽方而禮之四瀆爲極陰故與月同配北方又以月尊故先言之而又祭於北郊也又覲禮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云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蓋日月爲天地

之靈也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瘞是燔柴瘞瘞祭天地之禮今祭日月而用其禮猶南郊北郊祭天地之位今禮日月而同其位皆尊日月以爲方明之主其義一也又鄭注秋官司儀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冬禮日與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旣拜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是則尊日月而禮於南北卽教諸侯以下尊敬在上之義與禮於東西之常祭義取相變而各有攸宜又何疑於方位之不同乎

附庸攷

周禮地官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仲師以爲其食者半皆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此以爲附庸在封疆內鄭康成易其說則以爲附庸在外謂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

劬書室遺集

卷四

十三

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者賈疏云公五百里開方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爲二十五同與公等伯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爲十六同與侯等子本二同加五同與伯等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又云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此據開平方法以申後鄭案開平方長闊相等必皆方邊自乘之積故以開得之邊自乘還原將開得之邊自乘得數即與原積合此

其大較也明乎此則後鄭說爲長案周禮夏官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鄭康成注云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過是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則附庸在封疆之外可互證也若先鄭說則附庸多於正封斯不然矣又案公之半侯伯之參之二子男劬書室遺集

卷四

十四

之四之三先鄭說以其食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之租稅但地大者食加豐地小者食加儉斷無此理故後鄭以其食指貢於天子言天子所食之租稅因借土均一易再易三易以爲證說較精覈試列圖於左以明之

公封疆方五百里加魯兼四等附庸凡二十四同得七百里

每方百里



侯封疆方四百里加附庸九同得五百里

每方百里



周禮祧廟與祭法遠廟爲祧異同攷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云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王制孔疏引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案祧有二義廟當毀而不毀其廟謂之祧文王武王二祧是已藏毀廟之主亦謂之祧守祧之祧是已儒者妄欲難鄭而實不足以難鄭也祭法

劬書室遺集

卷四

六

遠廟爲祧有二祧承上四親及祖考廟是二祧在七廟之數鄭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案二祧本爲文王武王之廟凡先王之遷主分昭穆而藏之亦謂之遠廟遠廟云者對乎四親之近廟言是遠廟爲祧卽遷主所藏之祧鄭固未嘗違經正文也攷周初止立太祖與四親廟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云五寢五廟之寢此周初五廟之的證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小記言四廟而鄭兼及始祖者明周初之廟制如是

蓋五廟惟太祖不毀四親親盡則毀至穆王時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別立一廟謂之文王祧廟及共王時武王親盡亦以有功當宗別立一廟謂之武王祧廟於是乎有七廟後遂定爲時王之制文王武王之祧是爲當毀不毀之廟卽祭法所謂二祧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鄭明七廟之制文王武王祧廟在此數中是二祧未立之前周未有七廟也故四親親盡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及文武當毀不毀別立二祧而先王遷主不復藏於后

稷之廟而藏於文武之廟以成康以下不得以子孫而越祖父之上故鄭氏分別先王先公之遷主所藏之廟不同乃難鄭者以后稷及文武三廟爲三祧祭法止有二祧不知祭法所云二祧指文武廟言與守祧注言遷主之祧義各有當安得以此難鄭乎守祧又云其祧則守祧黜堊之鄭注云祧祭遷主案周公制禮之時未有文武二祧周禮凡言祧者皆就先公之遷主言守祧注又謂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廟者援晚周之制以證經緣經文兼及先王之祧也鄭於序官守祧注云遠廟爲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

焉其所謂遠廟爲祧本祭法文申之以文王武王廟
明二祧卽藏遷主之祧就親盡不遷言之則曰遠廟
爲祧就親盡遷主言之則曰遷主所藏曰祧序官與
序職注互文見義更可知鄭非違經正文矣周禮春
官小宗伯之職辨廟祧之昭穆鄭注云祧遷主所藏
之廟自始祖以後父曰昭子曰穆案小宗伯所云祧
亦指遷主廟主分昭穆故祧主亦分昭穆此祧王之
藏於后稷廟者當時未有文武二祧也聘禮不腆先
君之祧鄭注云遷主之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
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

卯書室遺集

卷四

六

尊而廟親左氏襄公九年傳君冠以先公之祧處之

杜注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服注以爲曾祖廟據
下言成公之廟成公

爲禱之曾祖孔疏已辨正之左氏昭公十年傳子羽曰其敢愛豐

氏之祧杜注云祧遠祖廟子羽者公孫段也是爲穆
公之孫子豐之子大夫之

家祇立禱廟何得有遠祖廟杜言遠祖廟者特望文生義耳據此則始祖廟之藏

遷主者亦可以稱之曰祧明乎凡廟皆可以稱之曰

祧又安得以三祧難鄭乎若賈公彥守祧疏以爲文

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此特誤會鄭意蓋鄭援穆共

以後之廟制以明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二祧初非謂

周公制禮之時已有二祧之廟也他如許周生云鄭

謂文王受命武王始有天下宜加尊禮異於常制今
二祧享嘗乃止其禮既簡有廟無寢其制亦殺况凡
先王亦親盡而祧其主亦藏於祧廟是文武仍與凡
先王等豈爲尊禮哉

說詳鑑止
水齋集

案太祖之廟不毀文

武之廟亦不毀尊之曰世室其制與太祖無以異祭
法所謂享嘗乃止者乃就二祧廟之遷主言若謂就
文武立說則下文何云去祧爲壇乎且祭法鄭注云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則享嘗乃
止非卽文武二祧之制其義自見知許氏說亦不足
以駁鄭義也至王肅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又加文
武世室合太祖廟而九先儒辨之詳矣

劬書室遺集

卷四

充

周禮九數鄭注今有說

周禮九數始於方田終於勾股爲法至備鄭注云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賈疏以今有爲今時所有然攷劉氏九章算術屢言今有二字皆指今所設以爲問之數言之云今有此都術也凡九數以爲篇名可以廣施諸率誠能分詭數之紛雜通彼此之否塞審辨名分平其偏頗齊其參差則終無不歸於此數也然則今有之術所以綜貫諸法都而爲一故術曰以所有數乘所求率爲實以所有率爲法實如法而一也如先以今有數若干乘所求率若干後以所有率若干

劬書室遺集

卷四

三

干除之亦得若干而布算之法必列四行以二三兩行相乘爲實以第一行爲法除之得數紀於四行此卽近時所謂異乘同除亦謂之四率比例也則鄭云今有二字是算法之名斷然矣賈氏望文生義未免疏誤至於重差夕桀所以濟勾股之窮蓋勾股之術其法最難其用最廣案周髀算經云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皆言重差測望之法蓋無高深遠廣之可比例則以重差法御之此勾股所以變化無方也夕桀之音見於經典釋文但其義不可解以形求之與勾股相類當是勾股之譌而錢辛楣以

夕桀爲互乘之誤文不知互乘之法方程用之不足
當九數之一則錢氏之說未爲篤論矣

劬書室遺集

卷四

三

周制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爲畝一夫授田百畝而百畝之制有鄉遂與都鄙之別鄉遂以十起數其田是長連排去都鄙以九起數其田是四方平坦以十起數者用貢法孟子所謂國中什一自賦是也以九起數者用助法孟子所謂野九一而助是也鄭注周禮以遂人一川萬夫爲貢法匠人九夫爲井爲助法最爲分曉案貢法助法二者互異貢法一夫百畝十千夫積田百萬畝當爲方三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若助法以井田言則方三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

止積千八十九井又爲百畝者百九十九合之得千一百一十一井又百畝除公田外止得八千八百八十九夫十千夫當爲方三十五里又三分里之一始得助法千二百五十井爲十千夫也且匠人井十爲通成十爲終同十爲封皆不成方以九十四畝外有八六八六一七七六疇零之數如通方九十四畝有奇終方九百四十八畝有奇封方九千四百八十六畝有奇通之地三里四十八步有奇終之地三十一里百八十六步有奇封之地三百十六里六十八步有奇此皆是假設其積畧之數其實以助法計之斷未

有能成方者也

劬書室遺集

卷四

三

劬書室遺集卷五

番禺金錫齡撰

月令攷

禮記月令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是鄭以月令爲秦時書與蔡邕王肅以爲周公作者不同孔氏列四證以申鄭義至爲顯白近儒從蔡氏之說以鄭爲非案蔡氏宗今文家鄭君宗古文家各明一義所以不合其實鄭義未可破也茲於孔氏四證外又得十二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一

證焉月令云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案周禮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今云三日者疏云秦法簡省故三日也其證一擇元日命民社案鄭志云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其證二命有司省囹圄案鄭志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其證三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案周

禮夏官中春通淫注云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
牝於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其證四大雲
帝用盛樂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
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早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
正雩此月失之矣案周法常雩在四月服虔左傳注
云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
求雨也是也今云在五月與周祭不合其證五命理
瞻傷察創視折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土夏曰
大理周曰大司寇案周官司寇之屬無以理名官者
則理亦秦官之因於上古者與管子黃帝得后土辯
乎北方故使爲李案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二

李與理通則
古有是官矣

其證六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案

周禮夏官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
戎司徒摠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

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是大

閱之時不合周法其證七命僕及七駟咸駕案蔡氏

月令問答云七駟咸駕今曰六駟何也曰本官職者

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一駟故六駟左氏

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

也案蔡氏改經字以申其說則七駟非周制明矣其

證八命太史覺龜筮注云周禮龜人上春覺龜謂建

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太史覺龜筮與周異矣秦
周禮龜人鄭注云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
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覺龜耳其證九臘先祖五祀
案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
曰嘉平蔡邕獨斷云秦曰臘其證十乃命太酉注云
大酉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案說文酉部云禮
有大酉掌酒官也段氏注禮謂明堂月令也是大酉亦秦官與其
證十一天子乃命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注云
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
夏殷也其證十二是則月令爲秦時書又何疑乎至
劬書室遺集

卷五

篇中皆據夏正則正義已辯之矣

習舞釋菜解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鄭注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孔疏申之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云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爲舞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舞也此云習舞在前釋菜在後何知不先習舞而後釋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卽釋故知釋菜在習舞之前其說至爲顯白案月令孟春之月有命樂正

劬書室遺集

卷五

四

入學習舞之文不言釋菜然則習舞亦猶下文仲丁習樂鄭注引夏小正萬用入學所以證明習舞之義非謂釋菜用舞而傅崧卿夏小正傳則以萬用入學爲大舍菜舍菜卽釋菜別而言之曰大意謂此與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不同特誤會鄭意耳蓋釋菜之禮用樂而不用舞文王世子孔疏云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爲舞亦旣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歐陽子不從孔說并謂釋菜無樂此亦非是案文王世子鄭注謂釋菜禮輕大胥鄭注亦云始入學者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則釋菜略於釋奠亦可概

見至常祭止及先師惟始立學及鬯器告祭乃及先
聖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鄭注
謂興當爲鬯字之誤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
也孔疏謂前用幣直云告器成者釋菜云告器成將
用則兩告不同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
氏以爲用幣釋菜祇是一告則不知告祭用之爲釋
幣與常祭之釋菜迥別亦未可以混合至釋菜之義
鄭注大胥引鄭司農說以舍菜爲舞者所持芬香之
采又引或說以爲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
以菜爲贄菜直謂蔬食菜羹之菜又引或說以爲學
餉書室遺集

卷五

五

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飾采舍采者減損解釋
盛服以下其師高誘注呂覽入舞舍菜以爲舍猶置
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說各不同
究以鄭氏爲得其實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說

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鄭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正義曰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案此明十二管用五聲宮與商隔一律商與角隔一律徵與羽隔一律角與徵羽與宮則皆隔二律加以應鐘變宮蕤賓變徵變宮與宮相連變徵與徵相連則角與變徵羽與變宮實隔一律五聲相距

劬書室遺集

卷五

六

不能畫一故必有十二管乃可以還宮也正義又謂十二管更相爲宮以黃鐘爲始當其爲宮各備五聲卽下云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是也

餘律皆具五聲說詳正義

案此與鄭氏始於黃鐘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誼合正義又云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故十二管據皋陶謨言六律五聲春秋傳言六律七音孟子言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云六律與此經文並同而周禮則謂之十二律或者疑之不知五聲則用五律而有六律者宮商角徵羽之間有一變徵

也不用變徵故祇得有五聲但變徵在五聲之間故必存其虛位變宮則視宮聲更濁在五聲之外故不數之耳若并數二變則爲七音既有二變則還相爲宮而有十二律此乃自然之勢國語六律六閒卽周禮六律六同可爲古有十二律之證禮運還相爲宮不云十二律而云六律者以陽律括陰呂也至鄭謂三分去一三分益一本漢志文攷律之空圍皆九分而有長短之差由九而九之是爲黃鐘之長淮南子及史記皆言黃鐘九寸又言九九八十一九寸者九寸之管也實數也九九八十一者以九寸之管命爲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七

八十一使四次三分之無有奇零也虛數也十二管皆各爲宮隨其長短皆可命爲八十一以求徵商角羽非獨黃鐘爲然也其法卽管子所云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是已故以宮求徵以徵求商以商求羽以羽求角皆當三分損益如置一而三乘之必用四開由一而三由三而九由九而二十七由二十七而八十一推之以黃鐘求大呂以下諸律當用十一次三分損益置一而十一次三乘之爲一七七一四七則十一次三分皆無奇零此亦虛數安有管可分爲一七七一四七者乎故淮南子雖以一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大數而十一律仍以黃鐘
八十一起數也又案下生上生之位必隔以八正義
所謂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
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
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十二管相生之次也至於五
音相生亦用三分損益之法求之視夫數之多寡卽
知聲之高下清濁如宮數八十一其聲極下極濁商
數七十二其聲次下濁角數六十四其聲高下清
濁半徵數五十四其聲次高次清羽數四十八其聲
極高極清審此而還相爲宮之義益明後世以五聲
二變勻分爲七而十二律以亡以七聲還爲七調而
十二宮以缺如凌次仲之說猶囿於俗樂者也

劬書室遺集

卷五

八

禮記朝覲私覲連文解

凡聘皆有私覲儀禮聘禮言賓覲言上介覲言眾介
覲鄭注云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是諸
侯交聘有私覲也聘禮云小聘曰問面不升注云面
覲也疏云面不升者謂私覲庭中受之不升堂對大
聘時升堂受若然不言私覲而言面者對大聘言覲
故辟之而言面也是小聘亦有私覲也周禮夏官校
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覲是
天子聘於諸侯有私覲也通典言諸侯遣使聘於天
子有私覲之儀秦氏五禮通攷云卿大夫聘於王朝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九

亦當有私覲之禮但禮文不具耳是也

夏官校人疏云諸侯之臣

不敢行私覲案賈氏因鄭注凡賓客受其幣馬云賓客之幣馬來聘而享王者不言私覲故以爲不敢行

耳其實亦當有私覲鄭氏偶未及也是諸侯聘於天子有私覲也若朝

覲則無私覲案儀禮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

惟國所有周禮秋官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皆言

享不言私覲鄭氏覲禮目錄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

是以享獻不見焉疏云享謂朝覲而行三享獻謂三

享後行私覲私覲後卽有私獻案賈說非也鄭言獻

不言覲則無私覲明矣周禮天官太宰云大朝覲會

同贊玉幣玉獻注云玉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

亦執玉以致之是朝覲有享獻無私覲私覲可謂之
面不得謂之獻周禮司儀云及禮私面注云私面私
覲也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
伯以其乘馬私面是覲亦謂之面也若獻則別爲一
禮安得因鄭言獻而以爲有私覲乎諸侯相朝亦無
私覲司儀言諸公相爲賓之禮云每事如初注云謂
享及有言也春秋宣十有五年左傳云朝而獻功於
是有容貌采章劉炫以爲賓所獻亦庭實也杜注謂
主人所

以待賓其
說非也

皆不言私覲是相朝亦有享而已凌氏禮

經釋例云覲禮諸侯親見於天子享時已申其敬無

劬書室遺集

卷五

十

緣復有私覲聘禮享是聘賓致其君之命至覲時聘
賓始得自申其敬故享後別有私覲與覲不同也案
凌氏專就禮經而言推之諸侯相朝無私覲亦此意
也至大夫從君爲介則更無私覲矣是私覲一事也

朝覲一事也而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

相連爲文者記禮之變也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

見於主國君也疏云此論大夫從君朝覲而行私覲

非禮之事是也近時王氏經義述聞云朝覲下有脫

文大夫私覲以聘禮豈不蒙朝覲爲義諸侯相朝無

稱朝覲者鄭注牽於朝覲之文強爲遷就案爾雅覲

見也

毛傳同

鄭駁五經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

時所用禮是諸侯相見而云朝覲者朝覲通言爾左傳稱晉侯朝王而云出入三覲是其證也王氏又云不敢私覲以杜外交案郊特牲所云不敢私覲非指聘禮儀禮疏云案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鄭注私覲是外交也彼謂臣爲君介而行私覲是外交若特行聘則得私覲非外交也賈氏此說足以申鄭矣又案聘禮云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是私覲之幣亦公家之物對聘享言謂之私耳

賈疏云私覲之幣是賓介自將己物與鄭意違其說非也

聘禮云既覲賓若私獻

劬書室遺集

卷五

十一

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是私獻尙非外交况私覲乎又案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又云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注云非其與君無別據此則聘有私覲從君朝覲無私覲鄭注至爲顯白證之禮經其義互足孔賈二疏從而發明之可謂專宗鄭學矣又何疑於朝覲私覲之連文乎

魯郊攷

魯郊之禮散見於禮記特書於春秋備詳於公穀祭日用辛轉卜三正自正月建子至三月建寅皆郊之時也但魯屬侯國其制當下降於天子天子郊用夏正月建在寅是爲祈穀之禮而魯與周郊不同月故以建子之月郊天建子之月旣郊則建丑建寅之月不復郊鄭康成謂魯爲一郊自是確論王肅好與鄭難誤以夏正爲周正且謂魯郊有二杜元凱反據之以釋春秋孔冲遠亦從其說皆未爲審試條列而疏證之聊備攷古者參訂焉爾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三

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案鄭君以此爲魯禮明魯郊以冬至之月爲始示先天子而有事其說最爲精確王肅牽引月令之文以爲魯郊與周郊同月皆當在建寅之月據聖證論馬昭說云言始郊者魯郊轉卜三正以建子

之月爲始足以申鄭義矣

明堂位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案鄭君明此孟春爲周正以下文季夏六月禘亦卽周之季夏故知之也魯郊配以后稷與襄七年左傳孟獻子語合祈穀之郊祭周人本不以后稷配主祈而不主報也南郊以后稷配之則主報而不主祈也魯乃合祈報爲一是雖得用天子之禮

幼書室遺集

卷五

三

仍不敢與同其制也鄭釋帝爲靈威仰者后稷配感生帝不配昊天上帝昊天上帝唯園丘之祭祀之魯無園丘之祭自不與祭耳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鄭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

案孔疏申鄭義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謂南郊周以十一月爲正則此亦與郊特牲同一諠言可以有事者明正月爲春之始卽郊之時非是魯郊有定月也五禮通攷以爲此乃

譏獻子變魯禮之由或當時暫行之而不恆行或
獻子曾有是言而魯未之行秦氏不信鄭說而譏
其合日至用辛爲一究於魯禮有未審耳

春秋桓五年左傳凡祀啟蟄而郊注啟蟄夏正建
寅之月祀天南郊

案啟蟄而郊襄七年左傳孟獻子亦有是語非謂
啟蟄後始可郊蓋謂郊不可踰啟蟄之候也若必
以建寅之月郊爲得禮是魯與天子同用夏正有
是禮乎且魯之郊祭先百神而有事正月卜吉則
正月郊否則二月三月未嘗不可是之謂轉卜三
劬書室遺集卷五十四
正若杜以爲祀天南郊與鄭異義意謂天子冬至
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其實非
也

春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望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
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
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案郊春事也四月則踰時矣公穀亦謂四卜爲非
禮以求吉之道三也公羊又云魯郊非禮也魯郊
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

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此特原制禮之由猶禮運述孔子之言亦曰魯郊非禮然魯爲時王所命究非僭禮但不敢與周一用夏正其制自降下於天子固不必執此以難彼也

春秋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公羊傳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五

亡乎人之辭也

案春秋常禮不書正月郊之時也何以書牲死傷而廢郊變莫大焉王喪未葬而忘哀從吉違禮褻天書之所以示譏也

春秋成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案此亦因牲死傷而廢郊五月非郊之時而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之也

春秋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案穀梁以此爲不時與僖三十一年傳同意

春秋成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劬書室遺集

卷五

十六

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案郊時盡於三月此云夏之始可以承春者何注云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郊用正月上辛乃春秋之制據春秋繁露云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卽本公羊說董氏所謂常以正月者猶云恆用正月非郊必正月也

春秋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案此亦因卜不吉而廢郊也汪氏克寬云公穀以三卜爲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惟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其說是也孔疏以獻子此說與雜記文不同必有一誤不
知魯唯一郊或用子月或用丑月或用寅月本非有定獻子兩說互備固當觀其會通也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七

春秋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案此四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亦因過時而書之也

春秋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穀梁傳不敬孰大焉

案五月郊亦不時也

春秋哀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自正月

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案魯郊轉卜三正則非有定月及定日自可顯見是所謂正月上辛者卜以正月上辛爲始耳是年郊在四月固非其時且先公猶未小祥亦不應行郊祭之禮蓋與宣三年郊同一失也

詩魯頌閟宮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旣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鄭箋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劬書室遺集

卷五

六

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

案此乃美僖公之詩雖未明言郊祭在於何時然可見魯郊不爲僭嚴氏詩緝援禮運文以爲魯不當郊未免失之過泥矣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大勳勞於天下周公旣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

案此文社與郊並舉明魯得備用天子之禮則鄭君以爲魯有郊祭又何疑乎

哀十三年左傳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杜注有職於
祭事孔疏七月辛丑盟囚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
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
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
皆虛言以恐吳耳

案十月非郊祭之時景伯特飾其說杜孔已爲辨
明言上帝而兼及先王斯亦不然因附及之

八蜡說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注云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孔疏謂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案王肅之說非也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注云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周禮春官籥章國祭蜡則歛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云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是蜡祭徧及萬物非止八神以其尤有功於田故特著之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三

甫田孔疏云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是也鄭氏以昆蟲爲八蜡之一其義甚確案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以醯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礫禳及蜡祭是蜡祭者明堂合樂以作動物之祭也

詳惠徵君明堂大道錄

昆蟲動物也夏

小正昆小蟲傳曰昆者眾也猶魂魄也魂魄者動也

小蟲動也鄭注昆蟲毋作云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案昆蟲不止螟螽王制昆蟲未蟄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昆蟲之異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昆蟲渾言之所該者廣鄭特舉螟螽者以其爲害耳月令百騰時起注云言百者明眾類並爲害是爲害者甚多故鄭加之屬二字也說文虫字解云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蝮从二虫蟲从三虫言蝮蟲而大司樂所致羣物皆悉包之以昆蟲爲之主耳此八蜡所以終昆蟲古人祭祀之精意也蔡中郎亦數昆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三

蟲與鄭氏合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以昆蟲毋作爲八蜡之說終禮運因與蜡賓而及四靈以無水旱昆蟲之災

鄭注云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

爲明堂之符其

義一也至貓虎同類本無庸分孔疏云貓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爲二不言與故合爲一也又案郊

特牲云饗農及郵表畷禽獸疏云禽獸者卽下文云

貓虎之屬是貓虎卽禽獸王子雍分爲二於義乖矣

或疑祝辭草木歸其澤則草木當有神八蜡數昆蟲而不及草木孔氏已辨之或疑昆蟲害稼於禮不當

祭近時錢氏潛研堂答問已辨之是八蜡當及昆蟲

已無疑義宋儒張載陳祥道去昆蟲而增百種呂大
臨去先齋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近時蔡德
晉分郵表啜爲二皆無取焉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三

晉水神志

謝去史商皇極圖獸百獸又分龍鳳爲二近時蔡德

晉分郵表啜謝鄭韓刺輒蘇去昆蟲而增百獸呂大

禮記鄭讀舉例

禮記鄭讀攷陳恭甫嘗箸之未見其書案其自序云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輒下己意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前三例居十之八九後一例才十之一二

見左海文集

今竊比其例而條列之如注檀弓子顯引盧

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韃此本於子幹也注雜記載以輻車云輻讀爲輪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輅此本於叔重也注檀弓其慎也云慎當爲引禮家讀然此本於鄭司農也周禮大司徒屬其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三

六引司農云六引謂喪車索注曾子問不知其己之遲數云數讀爲速此亦本於鄭司農也案攷工記注云故書速或作數司農云字從速故樂記趨數煩志注亦云數當爲速注玉藻諸侯茶前後詘云茶讀爲舒遲之舒此亦本於鄭司農也先鄭於攷工記斲目必茶寬緩以茶注並云茶讀爲舒遲之舒舒徐也注明堂位頒度量云頒讀爲班此亦本於鄭司農也周禮太宰匪頒先鄭讀頒爲班布之班班者賜予之偁王制名山大澤不以盼鄭亦讀盼爲班明盼又與班同也注樂記禮有報云報讀曰衰此本於鄭大夫也

周禮大祝褻擗大夫讀褻爲報褻報聲之誤也注郊
特牲故旣奠然後燂蕭合羶薌云羶讀爲馨字之誤
也此本於毛公也詩生民傳所謂旣奠而後蒸蕭合
馨香馨香卽羶薌蓋用郊特牲義祭義燂燎羶薌注
曰羶當爲馨義同注中庸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
人偶之人此本於周秦以來之故訓也攷儀禮聘禮
注曰以相人偶爲敬公食禮注曰相人偶大射儀注
曰意相人偶鄭君屢舉相人偶以釋經謂以人意相
存問之言其義自古是皆承受經師之例也又如注
曲禮眡於鬼神云眡致也或爲祗案此旣訓眡爲致

而又偶或爲祗者志諸家之本或異也異必謹志之
者兼存其字以著其義也注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
云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案此據左傳改奪爲隧又引
或爲兌者奪古作斂兌卽斂之省文其字亦通用也
注王制必卽天倫云卽就也言與天意合也卽或爲
則論或爲倫案漢書王莽傳注曰則時猶卽時也天
倫天理也與倫同卽則雙聲倫論亦雙聲注燔柴於
奧云奧或作窳案或本與家語合或作猶言或爲也
注玉藻纁綌云綌或作蕤案綌爲謂冠纓之飾亦謂
旌旗之旄記文不誤又引或說者據周禮夏采注曰

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今禮家定作韠是或本又與禮家合注明堂位有虞氏服韍云韍冕服之鞞也或作鞞案韍之服以蔽前左傳桓二年杜注曰韍韋鞞以蔽膝也則鞞鞞本通用字皆从攴聲注大學恂慄也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案峻爲恂之轉聲鄭此字從或讀則栗當亦讀如戰慄之慄故曰嚴栗是皆援據別本之例也又如注檀弓縣棺而封云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殷既封而弔於其封也注同案鄉師及窆鄭司農注云窆謂葬下棺也禮記所謂封注檀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三五

弓曹宣公卒于會云廬諡宣言桓聲之誤案春秋成公十三年經書葬曹宣公卽此注文王世子兌命曰云兌當爲說案學記緇衣引說命皆作兌命商書作說命說从兌得聲作兌者形譌也注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云肆夏當爲陔夏案儀禮燕禮大射賓降奏陔夏降卽出也注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云宗皆爲禋字之誤也春秋傳曰於是乎禋之案左傳言星辰水旱之祭正與記文脗合注孔子閒居夙夜其命宥密云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案周頌其本作基注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云吉當爲告之

古文誥尹告伊尹之誥也下尹吉日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注同云天當爲先案吉告形近之譌天先聲似之誤尹告與上篇湯誥虺誥一例先則對後言之也注緇衣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云古文周田觀爲割申勸今博士讀爲厥亂勸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案多士有命曰割殷是周當爲割之證周之與割田之與申觀之與勸皆形近之譌亦有據本經之上下文以明其讀者如注檀弓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云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案下文言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此卽京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三

當作原之證注禮運其居人也曰養云養當爲義案上文言義之脩下文言陳義以種之此卽養當爲義之證注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云則當爲明案上文言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又言故君明人則有過此卽則當爲明之證注表記則寬身之仁也云仁亦當言民聲之誤案下文言則刑戮之民也與此對文此卽仁亦當爲民之證注昏義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云資當爲齊聲之誤案上文言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與此對文此卽資當爲齊之證注表記道有至義有考云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

字脫一有耳案下文言至道義道考道三句分承此
卽義上脫有之證是皆稽合經典之例也又如注曲
禮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云踐當爲善聲之誤也案踐
善疊韻字知其誤者意謂卜得吉日而行事無不善
也注檀弓主人旣祖塹池云塹池當爲奠徹聲之誤
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案塹池徹皆雙聲字旣夕
禮曰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孔疏
云曾子弔於負夏氏主人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其
義備矣注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云旦當爲
神篆字之譌案神篆作禡字體破壞與旦形近少宰

劬書室遺集

卷五

三七

饋食禮旦明行事注曰旦明旦日質明與記義異則
旦當爲神審矣注少儀言語之美云美皆當爲儀字
之誤案詩楚茨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語示民軌
儀大射禮注引作義是儀與義通用疑記文美本亦
作義義美古音同部疊韻字此蓋形近之譌下文朝
廷之美祭祀之美車馬之美鸞和之美皆如此讀注
聘義孚尹旁達云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
謂玉采色也案此改孚尹爲浮筠與上溫潤而澤纈
密以粟數句並指玉言其義正同是皆審覈聲音訓
詁之例也學者先明乎鄭讀之例然後知所改之字

囊括羣籍網羅眾家間有偶下己意亦必斟酌至當
而後人妄訾鄭氏好改經字豈篤論哉

劬書室遺集

卷五

天

禮經稱記釋義

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禮大射儀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無記餘皆有記士冠禮疏云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又士昏禮疏云凡言記者皆經不備者也燕禮疏云凡記皆記經不言者以經不言燕服及燕處故記又言之也觀疏所云則儀禮之記皆補經之不足者與禮之變異者耳其冠禮記與禮記郊特牲冠義同儀禮賈疏云記時不同故有二記是也其餘諸篇惟

幼書室遺集

卷五

五

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也禮記四十九篇皆記不獨坊記表記之以記名者爲記也經典釋文云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元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然則凡記古昔之言皆可謂之記也案禮記三年問與荀子禮論同樂記鄉飲酒義所引與荀子樂論同聘義子貢貴玉賤珉亦與荀子德行篇同蓋皆取荀子之純粹者以爲記而

非遠古之言故彼此互見也禮記中又有引記者如文王世子引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又引世子之說學記中引記云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案文王世子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此如儀禮喪服經傳又引傳者引他舊傳以證己義是其例也案漢書藝文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是則禮記四十九篇具見百三十一篇之中故間與儀禮之記

勛書室遺集

卷五

三

同亦與荀子之篇同也至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其說不足據東原戴氏辨之已詳茲不復贅

劬書室遺集卷六

番禺金錫齡撰

魯隱公不書卽位說

春秋隱公之立左氏以爲攝位公羊氏以爲隱之立爲桓立穀梁氏以爲君之不取爲公將以讓桓三傳大同小異蓋隱公自以爲攝不忘先君惠公之命故春秋特表其微不書卽位所以成公志也攷新君嗣位未有不行卽位之禮者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卽位自是定例若未踰年旣葬卒哭而遂

劬書室遺集

卷六

一

卽位踰年改元乃諸侯之失禮也

本戴東原說

是則春秋

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亦皆書卽位夫子始

於隱及莊閔僖削之賈服說云四公皆實卽位孔子

修經乃有不書

見隱元年左傳正義

其說是也乃杜注謂不卽

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誤甚或又疑莊閔僖

皆繼故不書卽位固宜隱繼正何以不書不知終隱

之身自以爲攝故春秋變文以成之至於隱之書薨

而不書薨於何所且不書葬三傳皆明言其爲弑孰

弑之桓弑之也春秋何不直書曰桓弑其君爲尊者

諱也然則南董曷以書趙盾弑君蓋盾大夫而桓則

先君也但繼弑君不言卽位而桓書卽位以是知賊
由於桓公羊曰是爲與聞乎弑穀梁曰如其意足以
誅桓之心矣案桓書卽位亦猶宣書卽位春秋皆以
其無不忍之心而書之而楊氏穀梁正義云宣亦篡
位而立不去王者桓弑賢兄讓國之主害成立之君
宣篡未踰年之子又無爲臣之義故不去王然文公
薨而子赤立則君臣之分已定乃云宣不爲臣可乎
比事例觀知桓宣皆不正其始而春秋之大義炳若
日星矣

幼書室遺集

卷六

來歸惠公仲子之贈解

或曰惠公仲子一人乎兩人乎曰如左氏言則兩人矣然難信者有五生而贈人無異詛祝周德雖衰猶近人情難信者一經不曰惠公及仲子則安知其爲二人乎一人乎難信者二惠公先有元妃今贈及仲子而孟子竟無加禮難信者三春秋非禮之禮亦必有爲爲之魯非强大之勢隱無翊戴之功周何故犯不韙難信者四王不以夫人禮之則不必歸贈旣以夫人禮之魯何不書以爲榮而僅曰仲子難信者五然則仲子何人穀梁子知之矣是惠公之母而孝公

劬書室遺集

卷六

三

之妾也不系以孝公而系以惠公何也賤妾不得體君母以子貴則以子氏可也僖公成風亦猶是耳成風之爲僖公母無疑也知成風則知仲子矣杜氏彼注曰追贈僖公并及成風夫經傳皆無并及之文杜氏何由知之且以僖公成風爲一人則母以子氏也明嫡母也禮也以僖公成風爲二人則子先於母爲不詞矣僖公成風爲一人則惠公仲子不得爲二人由定哀以言隱桓傳聞固異辭說經者宜通前後而例觀之然則穀梁傳之義爲近矣

無駭帥師翬帥師傳文不同解

無駭翬皆卿也皆不書氏無駭帥師入極傳不言非公命則是奉命帥師故傳無貶辭其所以不書氏杜氏注以爲未賜族是也然傳言司空無駭而經不書官或以專兵之始故謹之與翬於隱公時兩見皆不書官翬帥師會伐鄭傳曰公弗許固請而行則翬必有無君之心不止履霜之漸故曰疾之也翬帥師會伐宋傳先言會則亦固請而行者杜氏注經云明翬專行非鄧之謀也注傳云言先會明非公本期則傳意亦當疾之不待再舉矣無駭本非公子故杜但言劬書室遺集

卷六

四

不書氏翬則杜以不稱公子爲言蓋桓三年書公子翬矣翬固明明公子也隱公之時無駭也俠也翬也皆未賜族者也然翬之貶可推傳意而知無駭則據實而書與俠略似不當與翬同也

尹氏解

尹氏之爲君氏何也傳譎也尹何以譎君曰棠尹尙亦爲棠君尙矣古文易譎也左氏不可據乎曰傳聞異辭亦多矣公穀之說皆有所受而於事理爲近也然則聲子之卒未嘗書之何也曰隱公讓也讓之禮上及於母而隱公之心見矣或以君氏爲隱公之妻可乎曰母且不書而書其妻乎夫尹氏者周之大夫也稱氏者賜氏者也王朝大夫多矣其卒之者以其來赴非有他也若以爲譏世卿則周之仕者世祿何獨尹氏爲可譏以爲嘗爲魯主然則不爲魯主將來赴而不書之乎

劬書室遺集

卷六

五

鄭莊公克段于鄆論

春秋初年鄭莊亦一時之雄而爲諸國之冠蓋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莊公藉桓公武公之餘烈其才亦足以有爲故隱桓之世鄭國最强獨惜繻葛之戰祝聃射王中肩夏取成周之麥秋取成周之禾目無天子鄭遂爲首禍焉周之衰鄭爲之也觀於克段于鄆三傳皆歸咎於莊公而毛西河春秋傳云段固不赦伯亦可議此不過如逢蒙殺羿羿亦有罪之語偶爲旁及而胡氏竟縱釋叔段專治公罪夫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未嘗曰使亂君賊父懼也毛氏

幼書室遺集

卷六

六

所說辨則辨矣未爲定論夫段恃母之寵愛常謂莊公攘奪其位憤恨不平遂至稱兵襲鄭其罪固眾所共知而莊公處心積慮陷弟於叛逆其深謀詭計人莫能測又飾其詞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似近於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欲以掩蓋以養成其惡而利其斃三傳皆歸咎於莊公表而出之此春秋誅心之法也顧震滄著鄭莊公論三篇暗襲毛氏之說專罪叔段而不罪莊公又引建文燕王爲比抑思鄭莊之雄強非若建文之孱弱叔段之庸劣詎可例燕王之英明未免擬不於倫矣要之莊公爲

人寘母於頴不孝於親豈能友於弟乎加矢於王不
忠於君豈能憫其弟乎嗣後亂臣賊子皆效尤於莊
公故曰周之衰鄭爲之也

劬書室遺集

卷六

七

燭之武退秦師論

天下有只顧目前之利而不計日後之害者如燭之武繼而說退秦師是也何則鄭與晉本兄弟之國不過以出亡不禮之小嫌晉乃約秦而伐鄭是當日之主伐鄭者晉也非秦也武爲鄭計方當向晉求成則晉必退師晉旣退師則秦師亦無不退不此之計而徒說秦以卻晉一則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再則曰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要皆以晉之無厭激秦而相與圖晉藉以紓一時之禍患偷旦夕之苟安計誠得矣而不知戎狄無厭之心爲尤甚也觀於秦

劬書室遺集

卷六

八

與鄭盟旋又圖鄭使晉不禦之於殽而秦以封豕長蛇荐食鄭國其不早亡也幾希不特此也自戰殽而後秦晉相仇而楚且乘閒以合於秦使晉旣西而抗秦卽不能東而顧鄭而楚又加兵以逼於鄭是鄭自有燭之武一言秦之患啟之楚之患又從而甚之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所謂只顧目前之利而不計日後之害者此也明乎此尙得云武之說秦卻晉不爲其咎而爲其功耶或又謂其計較利害實開戰國游說之風而貽天下無窮之禍則武亦不能辭其咎矣

春秋時豫章所在攷

古豫章與今豫章名同而地異固不容以混合而古豫章爲春秋時吳楚鬪爭之境北近於淮西近於漢實爲要害說者求其地而不得或以爲非一地而約舉數處以概之然攷左氏諸傳據今地以爲證當在湖北應山隨州左右應山隨州之南卽漢入江之處是亦在江之北則豫章之所在要不離乎杜解者近是茲就左傳之言豫章者條列於後加以案語聊備攷古之一助至若史志所稱豫章乃在南昌杜元凱謂後徙江南卽此與古豫章決無涉故不贅及

劬書室遺集

卷六

九

昭六年傳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案乾谿在江南潁州府亳州房鍾在江南潁州府蒙城縣杜注以乾谿爲楚東境以房鍾爲吳地知此非豫章近壤者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傳所謂次特出偏師渡淮爲吳所敗而大軍則在豫章故不能接應也顧震滄謂豫章北接潁

毫

見春秋大事表

殆誤會傳意耳

昭十三年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案徐在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徐城一說

徐城在泗州西北三十五里李孝臣謂豫章爲自
徐還楚必由之路其去徐雖遠而吳之要楚則皆
由淮水自東而西直至信陽南下豫章之地必有
險阨吳伏兵於此出其不意而敗之獲之也

見羣
經識

小此明豫章非近於徐蓋謂豫章當在湖北應山
隨州之間所攷自確杜注云豫章當在江北淮水
南又於定四年注云豫章漢東江北地名言江北
兼言淮南言漢東復言江北互文以證其地也李
氏以爲應山隨州之間可言漢東亦可言淮南而
與江無涉不知江漢合流之處未嘗不在應山隨

劬書室遺集

卷六

十

州之南何必疑杜注乎

昭二十四年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
于豫章之汭

案杜注云水曲曰汭傳中言汭者不一如淮汭雒
汭皆可互證顧震滄以鄱陽湖當之因謂江西之

九江饒州二府皆爲楚豫章地

見春秋
大事表

李孝臣辨

其說謂彼以豫章爲寬大之語遂併漢豫章郡亦
合爲一而李氏又以爲當在鄱陽界

見羣
經識

豈謂

豫章一地豫章之汭又一地不然應山隨州之間
與鄱陽界相距不下三四百里何其互相牴牾耶

至焦里堂以豫章爲水名

見春秋左傳補疏

因豫章之泆

而附會之亦非有確據也

昭三十一年傳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

案僖五年楚人滅弦杜注云弦國在弋陽軼縣東南攷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湖北黃州府蘄水縣有軼縣故城皆爲魏晉時弋陽郡境弦當在光州之光山縣光山距應山甚近故楚師及豫章而吳師遂還

定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劬書室遺集

卷六

十一

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

案桐當在湖北德安界舊說以爲江南安慶府桐城縣非是舒鳩卽江南廬州府舒城縣巢卽江南廬州府巢縣顧震滄焦里堂皆以桐巢與豫章並言其地必近不知巢距豫章七百餘里李孝臣云巢爲吳楚閒要地自成十七年圍巢未克襄二十五年諸樊攻巢爲巢牛臣所殺昭二十四年大師滅巢二十五年楚復郢巢故吳借桐叛之故見舟

豫章誘楚于西而潛師于東遂取巢邑見羣經識小此

足以破顧氏焦氏之說至桐當是漢東小國故見

舟于豫章安得以江南之桐城當之乎

定四年傳吳人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

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案胡朏明云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

漢西漢水東南逕襄陽縣北又東南逕宜城縣東

又南逕鍾祥縣又南逕荆門州東見禹貢錐指是以襄

陽宜城一帶為楚軍漢西處攷襄陽宜城荆門之

東為棗陽鍾祥二縣棗陽縣東南鍾陽縣東北即

劬書室遺集

卷六

與隨州接壤隨州近於豫章故云自豫章與楚夾

漢也又案孔氏正義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子常

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胡

氏駁之云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

師眾為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兩軍合戰則自

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

之事小別當在大別之西見禹貢錐指王鳳喈說同見

書後案李孝臣亦以疏為誤見羣經識小蓋其說正相反

也

公羊權者反經然後有善說

春秋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案公羊以祭仲廢鄭伯忽立突爲行權明鄭伯忽既立爲君君不可廢此經也廢舊君而立新君此權也徐氏正義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豈不執其髮乎發明反經然後有善之誼以君父不容執髮爲經假如君父臨溺則當執髮以行其權說自明顯如孟子

劬書室遺集

卷六

十三

以男女授受不親爲禮嫂溺援之以手爲權朱子謂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可知權亦合道所以得中當嫂溺之時則以授受不親爲輕援之以手爲重重者權之而輕輕者權之而重孟子所云權然後知輕重亦卽此意陳北溪字義云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此明權變之權卽引伸秤錘之義也陳北溪又云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經與權相對經是日用常行道理權也是正

當道理非可以常行公羊謂反經而合道說誤既是反經焉能合道權只是濟經所不及耳此發明權與經相對是也但以公羊之說爲誤不知公羊所謂反經然後有善卽朱子所謂權而得中蓋君子之處事以時爲中權者時措之宜者也因時異宜故能變通知變通卽是權權之地位非可驟幾孔子言可與共學適道以至能立猶謂未可與權必天下事出於情理之外情理旣窮而欲有以通之自非知乎輕重反乎常經以濟其變鮮有能合中道者公羊之說何可厚非論語未可與權之下接連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劬書室遺集

卷六

十四

云云古說合爲一章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大順也此與公羊之說吻合大凡常經行之有礙者不變則不能大順必反而後至於大順不變則不能善必反而後可以有善其義實同可以互證何則權與經對文見義經者常也權者變也其實兩不相悖說文於權之下云一曰反常反常猶言反經也

公羊何注三科九旨證義

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相須成體何氏公羊之學所爲能舉其要也而導其先者有董氏其所著繁露一書春秋精義散見其中試攷證之可與公羊何氏之學互相發明焉公羊隱三年傳云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

劬書室遺集

卷六

十五

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何注云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慢薄不能以禮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隱痛也丁亥葬齊桓公是也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當時而不日六月葬陳惠公是也危不得葬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亂危之大者也此時例也案玉英篇所謂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可據以證時之義也襄二十九年傳云何言乎公在

楚正月以存君也何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此月例也案王道篇所謂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可據以證月之義也莊三十二年傳云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何注云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弑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文十八年傳云子卒者孰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

荀書室遺集

卷六

六

也何注云所傳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此日例也案玉英篇所謂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楚莊王篇所謂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可據以證日之義也皆所以明春秋之上本天道也宣五年注云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桓八年注云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迎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此譏例也案王道篇所謂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可據以證譏之義也隱二年傳云

無駭者何魯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何注云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襄三十年傳云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何注云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此貶例也案王道篇所謂無駭滅極不能誅又謂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可據以證貶之義也宣六年傳云親弑君者趙穿也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注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昭十九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曰許

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何注云聽治止罪此絕例也案玉杯篇所謂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可據以證絕之義也皆所以明春秋之中用王法也桓五年注云稱人刺王者也天下之君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本不爲王舉也又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傳云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天王狩于河陽傳云狩不書書不與再致天子也何注云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此爲尊者諱例也案王道篇所謂

天王伐鄭譏親也楚莊王篇所謂晉文不予致王而朝可據以證爲尊者諱之義也莊四年傳云大去者何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注云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此爲賢者諱例也案竹林篇所謂春秋榮復讎可據以證爲賢者諱之義也莊八年傳云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何注云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言盛伯出奔深諱之閔元年傳云齊仲孫者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爲仲孫其諸吾仲孫歟何注云主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弑君出奔此爲親者諱例也案玉英篇所謂變盛謂之成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諱大惡也可據以證此爲親者諱之義也皆所以明春秋之下理人情者也凡此三科九旨皆春秋之大義以董證何足知其立說之精矣

